



蠹鱼文丛

苦路人影

孙郁
著

浙江书

孙郁 著

苦 路 人 影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苦路人影 / 孙郁著. — 杭州: 浙江古籍出版社,

2018.6

(蠡鱼文丛)

ISBN 978-7-5540-1276-5

I. ①苦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28065号

苦路人影

孙郁 著

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: 310006)

网 址 www.zjguji.com

责任编辑 陈小林

文字编辑 沈宗宇

整体装帧 刘 欣

责任校对 余 宏

责任印务 楼浩凯

照 排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

印 刷 绍兴市越生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mm × 1092 mm 1/32

印 张 7.75 插 页 4

字 数 134千字

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40-1276-5

定 价 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我写一点零零碎碎的记人文章，和做记者的积习有关。二十多年前，我在报社编《流杯亭》副刊，其中有个栏目涉及古今人物，属于打捞记忆的园地。没有稿子时，自己就得填空，于是留意类似的文章。好在有作家朋友的帮忙，甚至得到了黄裳、张中行、汪曾祺等前辈支持，栏目办了近八年，结识的作者多多，自己的趣味，也随之改变了。

从前读苏轼谈论历史人物的短章，觉得彼此不隔，好似炉前对话，趣味良多。但这个路数今人已经不再尝试，类似的文字似乎也难看到。五四之后的文章，学习西洋随笔者渐多，宋元以来的文脉断了，唯有京派文人还留有些许残迹，可惜已不能造成大势。因为大众的口味和作者的口味均已变化。是时风对于文人的影响大呢，还是文人对时风的影响大，一看就清楚了。

逸闻轶事中常常含有历史的本然之色。文化史的幽微之处，有时就在其间。教科书里的文章，是经过

筛选的，许多重要的历史片段，无法进入文本。所以，读史与读人，还有另一类文字，那些“负暄琐话”类的闲言闲笔，就补救了某些不足。郑逸梅、张中行等人的文章一度风行，与此未必没有关系。而一些正史里的看法，也据野史笔记有所更改，这是后者的价值所在。

我自己没有考据的功底，历史感也稀薄得很，写这些文字，似乎也难逃附庸风雅的责难，只是自己的态度还算认真，所以不想去骗取读者什么。我对于近代以来的文人感受不深，谈论他们未尝不是隔靴搔痒。之所以还在那个世界停留很久，是为了寻找遗失的存在，看看它们对于今人是否还有意义。所得呢，也是喜忧参半，有时候也怀疑自己的选择，也许是在不断编织精神的幻影吧。

写陈年往事，今人有不同的方式。启功生前不太赞成作家一味地吐苦水，以为人生多姿多彩，有超脱的眼光才对。他看见张中行回忆里的苦状，就觉在记忆里浸泡过久，于是说，过去的就过去了吧。启功先生自己的文章，嬉笑怒骂都有，有时用幽默的笔触调侃一下众生相，遂又跑到庄子式的意境里了。但张中行不是这样，他要揪住历史的瞬间，放大记忆的底片，将其打印出来，给世间的过客们看：瞧，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人生！他写蔡元培，写胡适，写北平胡同里的人物，好似有佛

门普度之音，断不了的是慈悲心。对于古今人文脉络的处理，也未尝不是自己信念的折射。

有时看到一些人生前把记忆的痕迹铲掉，觉得很可惜。像杨绛对于手中信件、日记的处理，对于研究者来说都是不小的遗憾。但杨绛的考虑也不无道理，有些远去的恩怨，纠缠下去实在不值得，清白好于浑浊，让世间更平淡才好。但有些记忆损失了也真的可惜。比如台静农对于鲁迅，是有独家心得的。然而他晚年在台湾写字画画，就不能触碰鲁迅。因为那是禁忌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后期，在台湾看不到鲁迅的书，倘谈论鲁老夫子，会有牢狱之灾。台先生最该写的文字没有出来，实在是一大憾事。这样的遗迹消失，是永远不能复原的。

我的老母亲八十六岁了，近年来渐渐失去记忆，每天都像个孩子似的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。有一次我偶然发现她未完稿的回忆录，便读给她听，希望能够唤起她的记忆。当母亲被那些远去的战争声音叫醒的时候，眼里有点忧郁的神色，好像记起了什么不快的事情。然而很快又平静下来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在记忆模糊的时候，她年轻时代留下的痛感也消失了。

这时候我感受到了失忆的母亲给自己带来的苦楚，当以往的时光与生命感受没有关系的时候，某些意义也在丧失。忽然记起一位熟悉的作家在一部小说里对于失忆者的描述，那些失

去言说能力的人，掩埋了人世间许多的悲欣。这对于健全的人而言是一个遗憾，因为那些曾经的存在与我们未尝没有关系。

记忆研究是一门学问，内中的道理显然很深。私人记忆与群体记忆间的关系，梳理清楚也并不容易。有一次见到在东北插队的老友，谈及那时候的知青生活，场景的还原竟然完全不同。后来有人建立了微信群，时常谈及青年时代的往事，我发现，自己认为重要的，别人没有记住，而所能笑谈的，竟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花絮。于是我想，言说出来的，未必是记忆的本真，鲜活的人与事，还静静地躺在时光的深处。差异性的记忆，以及记忆的选择性，构成了精神的不同路向。这路向何以形成？每一种存在都有价值么？看来在基本问题上，我们还没有全弄清楚。

这一本书也算是历史碎片的一种，都与自己多年关心的话题相连。那些行走在我们前面的人，常常让身后的人看不见他们的表情，能发现的仅仅是路上之影、风中之音。近代史曲曲折折，说它是一条苦路也不无道理。路苦，而影子却印出形体的曲张、开合，让我们窥见了精神的刻画过程。我们因一种思想的承接而寻觅前人，其实想知道的是自己应如何走路。人的一生相同的地方很多，最不同的一个是走别人的路，一个是走无人走过的路。后者更悲壮，也更能体现创造力，然而尝试者殊少。看看前人的一些选择，自己总有一种惭愧之感，文化语

境相隔过远，我们与前人就天各一方了。如此说来，写作也是搭桥，为的是弥合陌生者之间的鸿沟，我们还是应该跨过它，不要相互隔膜为好。

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

目 录

- 001 陈独秀晚年信札
- 005 陈师曾的妙笔
- 009 鲁迅的手稿
- 014 鲁迅藏品小札
- 021 戏曲文献之趣
- 026 纸上烟云
- 031 谈《梁启超家书》
- 036 尺牋之音
- 041 走向大众的知识人
- 048 林徽因点滴
- 052 报人张恨水
- 059 凡人的交往
- 065 超人与禅
- 070 驳杂之文

075	申涵光的诗
086	关于《潜书》
090	关于浦江清
098	张伯驹的遗产
107	黄裳先生
113	国语、汉字、国语文
130	旧诗词的余晖
164	在“文学改良”的背后
176	野性学问
185	《苦雨斋丛书》
194	闲人闲笔
204	古文的路
219	北大旧影

一个人到了晚年，倘还写作，大概会有很真实的东西在，所谓老之将至，其言也善吧。近读陈独秀晚年致台静农的数十封信札，感慨万千。这些遗稿大多藏于台氏后人手中，台北“中央研究院”中国文哲研究所主办的《中国文哲研究通讯》第十三卷第一期刊出了其中的文字，读来如见陈氏的容貌，形象可感的东西颇多。研究现代史，这些信札是不可不读的。可惜中国大陆的读者暂时还读不到它们，陈氏晚年的情形，并不被世人明了。

自从离开政坛，陈氏的精力主要是放在两方面，一是继续从事政治文化研究，力主托洛茨基的某些观点。二是潜心学问，回到史学与文字学中。他在和台静农的交往中，述学的时候颇多，也偶尔言及人事，性情依旧，只是讨论学问的兴趣更浓，俨然一个学究了。那时他潜心于文字学研究，讨论的是《说文》《广韵》《集韵》《尔雅》里的问题，我们这些外行，是

看不太懂的。但透过其中的语态，倒可看到他的精神本色：第一，不依附于权贵，还如过去那么恪守节操。第二，以忧患之心穷极历史。第三，又回到“五四”前后的状态，以文化梳理为本，建立新型的学术理念。因为那时他身心疲惫，病魔缠身，许多工作不能如愿去做，便希望自己的友人能动手做他未竟的工作。给人的总体感觉是，陈氏在晚年，又回到了学者的状态，立足于学术，试图实现在尘世中无法完成的事业，这也可说是一种理想归宿吧。一九四〇年三月九日，他在致台静农的信说：

静农兄左右：

兄与老舍来此小聚即别，未能久谈为怅！闻兄返白沙时颇涉风涛之险，甚矣，蜀道难也。魏建功同学倘已到白沙，请代向其乞赠《天壤阁甲骨文存》一册寄下。甲骨文以最初王、刘所藏及最近研究院所获者为最可靠也。闻蔡先生故耗，心颇悲痛，留白沙之北大同学有举动否？留江津者不知有几人，能会合而公祭之否？

此信写得颇为凄凉孤寂，但又体现着学人的风骨，全不带他在党内时的躁气。对一位曾叱咤风云的人物而言，隐退江湖之时，心绪往往是复杂的。老舍与台静农的光顾，确给他带来一丝快慰。在他眼里可信任者不多，唯有那些像台静农一样的书生，

让他感到温情。此时“五四”时的旧友多已逝去，蔡元培、鲁迅、钱玄同的病故使其哀凉不已，身边可谈心者，唯旧京的几位故友。台静农外，沈尹默、魏建功和他均好，学界还有一片净土，有真人聚集于此，那是令人不胜欢欣的。在四川江津这样一个偏僻之地，陈氏也常受到谣言的攻击，比如有人诬其从国民党那里每月得三百元现金，他只好请台静农等友人出面辟谣。对外交往的时候，他也常常苦于人心之险恶，像王云五这样的出版家，对陈氏的书稿压了许久不予出版，在他看来，是只“认得势力，不认交情”，殊可叹也。看陈氏晚年的信札，觉得他已大彻大悟，因把红尘读透而生出哲人之思。其状与鲁迅是有几分相似的。

坦率地说，陈独秀在学问上，是堪称独步的。他曾拟作《宋末亡国史》《明末亡国史》二种，惜未着手。而他已完成的《小学识字教本》却让人惊异，闪烁着智者的光芒。他读书很多很杂，又能在不疑之中生疑，是很有锐气的。如一九四〇年七月十日他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：

静农兄如握：

一日函及前一函均收到，编译馆书向归商务出版；其预算中想无印刷费，特意筹款刻弟书，恐怕是一句搪塞的

话，倘陈馆长真拟刻弟书而又筹款不得，不妨将续寄之稿费五千元全部分或一部分收回应用。最近寄来之三千元，弟尚未付收据，收回手续尤为简单也，可否以此意告之陈馆长，请兄酌之。弟日来头痛大致已好，惟耳轰头昏重仍如旧。阳、入应统于阴，自顾炎武至黄季刚古韵分部，阴、阳、入分列，均根本错误，惟戴东原合阴、阳、入为九类方法极好，而分合亦未尽当，例如不知歌、寒、曷等为一类，友、清、锡等为一类，模、唐、铎等为一类也，如此之类，不克悉举。建功兄《古音学》一书，弟未读过，不知其意见与鄙见出入如何也？兄手边倘有此书，能寄借一读否？

他在政治舞台上是个斗士，在治学之中也火眼金睛，人生与学问，确是不能明显分开的。以他那样广阔的文化视野，晚年何以对小学发生兴趣，且研读很深，对后人而言，是一个谜。语言与音韵，离他的文化信仰似乎有着遥远的距离。但细细一想，语言文字学，乃文化研究的起点，也可说是基础的劳作。思想与思维有关，思维又是语言的思维，探讨文化，如不落实到语言问题，有些事情便不容易讲透。如此说来，他做的是最基础的工作，又是很苦很深的探讨。陈独秀回归到这个世界，心灵应是充实而欣慰的吧。

明代以后的文人，对北京城的风情已有了相当的认识，关于它的书与画，渐渐多了起来。清末，洋人打入北京，那时百姓的生活图景，偶可以从他们留下的照片中看到一二，不过这些实景大多已经消失，今人已很感隔膜了。现在谈起旧北京的生活，有两个人的创作给我们留下深切的印象。文的方面是老舍；画的方面，则非陈师曾莫属了。看这两个人的作品，我的心会猛烈地跳起来，好像被大的悲悯激动了。老舍与陈师曾，都是有慈悲心的人。他们表现底层百姓，有着纯真的情感，内中亦蕴藏着大的哀凉。现在醉心京味的文人，有时有点故作高雅，只得老舍等人之形，而失之于神。其实京味儿艺术在老舍、陈师曾等人那里，从来就不属于雅士的世界。

前几日看北京出版社新版的陈师曾画集《北京风俗图》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作者用那淡淡的墨，竟真切传达出了老北京的凄苦，民间的生死、街市的冷

暖、政治的昏暗，都被精妙地呈现给读者。陈氏作画，固然有灵秀的趣味儿，清丽、精美，却毫无做作之态，有一点像鲁迅，俯身打量着芸芸众生，内心深处还是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吧。现在的一些民俗画，不知为何多了一些悠闲与唯美。陈师曾不是这样，他借了故都街市的一角，写出人生之多艰，是有着深长的情韵的。

陈师曾是鲁迅的同学、同事，关系甚密。他生于一八七六年，逝于一九二三年，名衡恪，字师曾。其弟陈寅恪乃史学大家。他们兄弟二人，在才、胆、识、力诸方面，均过于常人。查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日记，与陈氏同逛书肆的记载颇多，鲁迅对他的绘画，言有中肯。《域外小说集》封面题字，就出自陈氏之手。至今，我们在鲁迅博物馆里，还能看到陈师曾的许多绘画。那些作品朴素可爱，全然不同于传统，有一些现代人特有的情味，动人之处殊多。鲁迅在《〈北平笺谱〉序》中说：

及中华民国立，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，初为镌铜者作墨盒，镇纸画稿，俾其雕镂；既成拓墨，雅趣盎然。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，才华蓬勃，笔简意饶，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，而诗笺乃开一新境。

《北京风俗图》收作品七十幅。多为底层人的写真，有收破烂

者、吹鼓手、拉骆驼、说书、喇嘛、卖糖葫芦的、磨刀人等等，真是一组斑斓多致的人间风俗图。他的构图颇为简单，人物大多传神，而不费笔墨。像印象派与写意派的融合，散发着现代人的审美情调。陈师曾画人以神带形，形简意深。作者只表现单个的人和几个器物，但你看他的画，却像背后有辽远的背景，旧京的凄凉、喧闹、贫困均呼之欲出。他之后的许多画家表现北京，均竭力昭示故都的繁华、京韵京味，却总不及陈师曾那么举重若轻。《北京风俗图》像一篇篇小品文，内容看似单调，实则有长长的情思。他的作品常让人想起丰子恺。丰氏作画有一点禅趣儿，唯美的倾向较浓。陈氏则像个半是冷酷半是微笑的智者，有着无量的哀凉。丰子恺笔下的人物清凉者较多，可谓以善对恶；陈师曾却常在灰色的环境中发现人性的脆弱，即使是典雅之图，也让人观后有难言之隐，好像拖着长长的苦影，人世间的酸甜苦辣，尽入其中。研究北京的风俗与知识分子的关系，陈师曾提供的话题，不知要超过别人多少倍呢。

中国过去的文人画，一直有点顾影自怜，唯缺少哲思，一直不被世界看重。自陈师曾出，面目一新，旧的套路被打破了，新的途径被开辟出来。有学者说《北京风俗图》里有西洋画的影子，但平常人并不能看出，境地真真是高。将域外的审美情趣糅于笔端，写国人的精神，且颇带东方风情，是殊难之事。